

文学初步读物

大劫獄

高云覽著



作家出版社

作者介紹

高云覽，一九一〇年生于廈門一個華僑小商人的家里。讀小學時就常常餓着肚子上課。一九二七年在上海漳泉中學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，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三年先后在廈門、漳州教書，由於政治迫害，學校停辦，一再失業。抗日戰爭時期在南洋生活。一九五〇年回到祖國，從一九五二年起，他以最大熱情從事創作，小城春秋寫成后，一九五六年逝世。

本書說明

本書是從長篇小說小城春秋選下來的。小城春秋寫廈門人民在反動統治時代和敵人進行地下鬥爭的故事。那時是一九三〇年，廈門這個小城市處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下面，很多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被特務關到獄里了。他們在監獄里也沒有一刻停止鬥爭，在敵人面前，決不屈服，而且取得了大劫獄的勝利。本書選的正是大劫獄的這一部分。

文学初步讀物目录（第六輯）

奇襲虎狼窩·····	曲 波 著	工潮·····	茅 盾 著
大劫獄·····	高云覽 著	猪与鷄·····	巴 金 著
第一个胜利·····	梁 斌 著	上任·····	老 舍 著
大战孟良崗·····	吳 强 著	在其眷居茶館里·····	沙 汀 著
冲破黑暗·····	楊 沫 著	海外奇遇·····	李汝珍 著
鋼鐵的人·····	艾 蕪 著	車迟国·····	吳承恩 著
一个平常的女人·····	杜鵬程 著	春·····	安東諾夫 著
粮食的故事·····	王願堅 著	来信·····	波列伏依 著
追匪記·····	楊尙武 著	在教養院里·····	馬卡連柯 著
小矿工·····	大 群 著	笑話·····	高尔基 著

这里每个牢房都有秘密的小組，总的领导就在三号牢房里。

他們經常傳閱書籍，討論時事，研究近百年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，互相交換学习的心得。有时，誰要是被忧郁襲击了，集体的鼓舞和友爱便会在这个人身上产生奇迹。于是，低下的头抬起来了，鎖結在眉头的暗云散开了，紧閉着的嘴露出牙齿来笑了。好些人在长期被折磨的日子面前，重新恢复了和苦难搏斗的勇气。

据四敏說，他在第一監獄两个月当中，先后看見九個同志牺牲，十二个同志解省。那些解省的同志不久也都被害了。

大家已經熟悉，只要金鐐一到第一監獄来，这天准有事。他是死神派来的差役，一到就在铁柵門外的过道上晃来晃去，『判死刑』的名单藏在他口袋里。管鑰匙的看守和警兵在他后面跟着。他冷漠的、低声的叫声，一点也不显露凶恶，被他叫到的人，都是一去便不再回来。

然而沒有人覺得恐怖。活着的人照樣活着。愛唱歌的照樣用歌声唱出他內心的驕傲，愛爭辯的照樣為着一些理論上的分歧在劇烈的爭辯；好象他們已經忘記這是在牢獄，又好象他們即使明天要去赴死，今天仍然要把爭辯的問題搞清楚似的。

四敏說過這麼一句話：『儘管蔣介石現在有百万大軍，儘管我們明天也許會上斷頭台，但作為一個階級來看，可以相信，真正走向死亡的是他們，不是我們。』

四敏是一個懂得在苦難環境中打退苦難的人。每天，他也讀書、也打拳、也學習俄文，樣樣都做得認真而有興趣。有時他跟劍平下棋，照樣勾心斗角，一着不苟。就在他凝神深思的時候，他的眼睛也仍然含着善良的、沉默的笑影。這樣的人，正象一股清冽而爽朗的山泉，即使經過崎嶇險阻的山道，也一樣發出愉快悅耳的聲音。

一天，當日腳在外面圍牆的鉄絲網上消逝，黃昏開始到來的時候，隔壁牢房的同志們在低啞的唱歌。吳堅和北洵，背靠着背坐着，在慢慢暗下來的牢房里抽烟，劍平站着默念俄文，仲謙盤腿坐着看書。

『四敏，』仲謙忽然有所感触似的抬起头来，問四敏道，『要是有一天，老姚偷偷的来告訴我們：「判決書都下來了，明天就要執行……」那末，你說，这一天我們怎么過？……』

『为什么要想這些呢？』四敏微笑回答，『真有那么一天的話，我想，我們決不會忘了打拳和唱歌，也決不會忘了吃最后一頓晚餐。要是劍平高興的話，我也高興再跟他下最后一盤棋……』

北洵扔掉快燒到指頭的烟蒂，插嘴道：

『我還要教最后一課俄文。』

劍平掩起俄文練習簿道：

『仲謙，你讀過涅克拉索夫這樣一首詩嗎：「為了祖國的榮譽，為了信仰，為了愛……你投身烈火，光榮的犧牲。你為事業流血，事業長存，你雖死猶生。」……』

四敏道：

『我們好象跑接力一樣，一個接着一個，一段接着一段，誰也不計較將來誰會到達目的地，可是誰都堅信，不管我們到達不到達，我們的隊伍是一定要』

达的。」

这时，隔壁牢房的歌声渐渐高起来了：

把你手里的红旗交给我，同志，

如同昨天别人把它交给你。

今天，你挺着胸脯走向刑场，

明天，我们要带它一起上战地；

让不倒的红旗象你不屈的雄姿，

永远鼓舞我们前进，走向胜利。

等到有一天黎明赶走黑夜，

我们要把它插在阳光灿烂的高地。

望见它迎风呼啦啦的飘，

象望见你对着我们欢呼扬臂。

啊，同志，我们将永远歌唱你的不朽，

歌唱你带来的自由、幸福和胜利。

大家默默的听着。吴坚点上第二支香烟。在充满劣等烟草味的小牢房



他老縮在那促促的小角落里，拿一只矮矮的小凳當書桌。

里，烟霧繼續從他嘴
里一口一口的吐出，
周圍弥漫着青烟的漩
渦。

仲謙缺乏多样的
兴趣。他既不下棋，
也不唱歌。很长的一
段时间，他入迷似的
在写他的回忆录：从
五四到五卅。誰也想
不到这样一个瘦骨伶
仃的老好先生，过去
竟然是生龙活虎的一
名学生运动的驍将。

十九年前『五四』那

天，他在北京和示威的学生群众一起冲进曹汝霖的住宅，把章宗祥打个半死。十一年前的『五卅』那天，他在上海南京路演講，中了英捕头一顆流彈，差点儿送命。他对吳堅說：

『我要把我亲眼看到的記錄下来，給历史做見証。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被判死刑，要是会死的話，这回回忆录就算是我的遺囑了。』

他天天都赶着写，好象他是跟死亡的影子在竞赛快慢。他不喜欢动，每天的散步和練拳，都得人家硬拉。吃飯的时候，要不是别人搶他的笔，相信他可以連飯都不吃的。

他老縮在那侷促的小角落里，拿一只矮矮的小凳当書桌。他那跟書桌一样窄小的胸脯，很吃力的伏在上面，不停的写。那样子，就象他正在把心口的血液灌注到紙上去。他那又长又乱的头髮，往往横七豎八的挂了一臉。汗水沿着臉頰淌下，有时連紙上的墨水也給湮了。

他比吳堅不过大七八岁，但两鬢已經斑白。这些日子他的两頰和眼睛更凹得惊人，額上的皺痕，象刀划过似的显出一道道深沟。他一开口說話，他那长而尖的下巴就象快要掉下来；但不开口的时候，却又叫人仿佛觉得全人类的善

良和忧患都集中在他那張苦難的臉上似的。

北洵每次看見仲謙長久屈着身子在那里寫，總實行干涉，硬拉他起來蹦跳、打拳、說笑話。仲謙即使氣繃了臉，也還得听从他。

北洵常常杜撰各種小故事，去逗引周圍的人發笑。當人家笑得前仰后合時，他自己却不笑，閉着嘴，很嚴肅的樣子。

心广体胖的人的胃口總是好的，牢里的飯菜那樣壞，北洵照樣饒涎欲滴。

吳堅食量較差，經常把飯菜分一半給北洵，北洵全包了。他把碟里最后一根青菜和碗里最后一顆飯粒都掃得精光。每回，總是以狼吞虎嚥開始，以收拾殘余結束。永遠是那麼饜足又那樣不饜足。飯後，他会松松褲帶說：『我這肚子，石頭子兒吃了也消化！』

就在老姚報告見到洪珊那一天，六號牢房的同志正在酝酿集体絕食，抗議獄長禁止他們和家屬見面。

吳堅知道這件事，忙叫老姚去暗地勸止：『請大家忍一忍吧，大的還在后頭呢！』

吳堅接着便把他們准各組織集体越獄的計劃告訴几个有关的同志，讓他

們帶到各個小組去秘密討論。

这天晚上，三號牢房也在討論這問題。他們躺着裝睡，五個腦袋湊在一起，細聲談着。

他們琢磨每個具體的細節，把許多成熟的和不成熟的意見都集中起來研究。只有仲謙一個不作聲。

北洵首先分析敵我力量的對比，接着談到時間問題，他認為只有利用半夜，才能變敵人的『利』為『不利』。

『因為這時候，』他說，『大部分的警兵都睡了，剩下的不過是少數值班的。他們人少，我們人多；他們沒有準備，我們有準備；他們氣衰，我們氣銳；這個時間，敵人的不利也正是我們的有利……』

四敏認為北洵的說法有點『言過其實』夸大了可能性。他指出半夜這個時間並不能象北洵所說的那麼理想……

『那末，你說什麼時間才算對我們有利呢？』北洵問。

『我認為，最有利的時間是在傍晚六點半。』

『六點半？』北洵驚訝了，『那怎麼行！』

『你听我說，』四敏說，『這時候，警兵大多數是在吃飯，他們的枪支都擱在警衛室里，這是我們搶奪武器的最好機會。把有槍的變成空手，把空手的變成有槍，敵我對比的力量就變了。在这样的形勢下面，誰手里有武器，誰就能取得勝利……』

北洵默然，他還沒有把四敏的意見琢磨好，劍平已經興奮的說他同意四敏的『六点半』。接着他又說：

『我們可以叫郑羽去跟吳七聯系，叫吳七來劫獄。他手里有一批人馬，可以跟我們里應外合……』

吳堅贊同『里應外合』這個辦法。但對吳七和他那一批所謂人馬，却表示不信任。

『再說，吳七是只沒籠頭的野馬，』吳堅補充說，『把他交給郑羽，也不恰當。吳七只有李悅才把握得住。可惜李悅跟我們一樣，关在這兒。』

劍平隱隱覺得內疚。

『仲謙，干么你老不吭聲呀？』四敏問道。

仲謙猶豫了一会，口吃的表示他對這一個暴動計劃，還存着一些『不放

心』。他說他听听大家的討論，仍然覺得沒有什麼把握，因此他認為與其亂動，還不如靜觀待變。他又說，最近大家分析時事，都說國民黨很有可能被迫走上抗日，『如果是这样的话』，他說，『只要時局一有轉變，我們都有釋放的希望，又何必……』

『幻想！機會主義！等死！』劍平气得翻身坐起來，冲着仲謙直喘着說。

『你讓仲謙說完……』四敏拉了劍平一下。

仲謙气狠狠的盯了劍平一眼，也喘喘的說：

『干么給我扣帽子！難道只有你說的是對，我說的就不對？別太主觀了，年青人，這是大伙兒生死存亡的事，我有权說出不同的意見，或者只說出壞的一面讓大家參考。比方說，我們坐牢的人，几乎都是秀才兵，象我，我一輩子也沒拿過槍，就算到時能搶得到一杆，我也不懂得怎么放。這是老實話！我相信好些人都跟我一樣。當然嘍，劍平和四敏是例外；可是，只有他們兩個，頂事嗎？再說，這監獄里有个守望樓，樓上日夜有警兵守望，放着机关槍，你們考慮到沒有？還有厦門是个小島，要是敌人临时把海陆兩路都封鎖了，我們往哪儿跑？想進也總得想退呀！……』

『你簡直是個失敗主義者！』劍平冷蔑的說。

仲謙象挨馬蜂螫了一下似的翻身坐起來，臉變得鉄青，在昏黃的燈光下，他那深陷的眼睛象兩個黑森森的窟窿。

『認識自己的弱點，不等于是失敗主義！』他回答劍平，气得声調發顫，『年青人，不要忘記你自己失敗的教訓！这回要是再出岔兒，可沒有第二個吳七替我們坐牢了。』

劍平很想破口報復几句，但当他看到仲謙那張『集中了全人类的善良和忧患』的苦難的臉，他的气又降下來了。

『都躺下來吧，』四敏出聲說，『好好兒談，吵什麼……』

兩人又都躺下來。四敏這才婉轉的指出仲謙見解的錯誤，吳堅和北洵接着也批評他一通。仲謙不作聲，半天才喃喃的說：『是的，也許我想的不全面，也許我想的不全面……』

『不過，』四敏又說，『剛才仲謙提到守望樓，這倒是值得我們注意的。守望樓的確是個要點。要是我們不能把它攻破，我們就休想沖出去……』

于是吳堅把他所知道的有關守望樓的情況告訴大家。他說，守望樓有三道

鉄門，樓上有警鐘，有了望台，有機關槍，日日夜夜有六個警兵在那里輪流守望。據說二十年前，這兒曾發生過一次劫獄：五六十個內地的『三點會』攻進來，把他們的一個被監禁的头目劫走。雙方開了火，結果警兵死了二十來個，『三點會』死了十來個。從那次以後，這監獄里才蓋了這座守望樓……

四敏說：『不光是守望樓，就是周圍的環境，也都得精細的調查，究竟這監獄里有多少屋子？多少警兵？多少武器？……』

四敏這麼一提，劍平，北洵，仲謙三個都啞住了。仲謙說：『是呀，我們到現在連周圍的環境都還沒有弄清楚，這怎麼行啊！』

吳堅說：『讓我把我調查到的，介紹給大家吧：這裏面有四十二個警兵、五個看守、一個看守長、一個管獄員、一個門房、三個廚子、兩個雜工；五十三杆長槍、九把手槍、兩挺機關槍；犯人一共二百四十三個，中間八十六個是政治犯；全監獄的屋子共四十一間，大小牢房共十六間；政治犯在三號牢房有五個、四號牢房有七個、六號牢房有三十九個、七號牢房有三十五個、（七號牢房另外還有五個非政治犯）；外面的圍牆有兩丈多高，上面有電網；守望樓是在左側側角，管獄員辦公室有電話一個，看守長房裏有一只狗，會吠，不會咬人……』

四个人肃静的听着，微微显着惊奇。这一连串流水账似的数目字，从吴坚的嘴里吐出，似乎是那么平易，可是对他们却又是那么切实需要，正如迷了方向的船长获得他所需要的航海图和测天仪一般。

剑平这时候才领会到，为什么过去一些日子，老看见吴坚向老姚打听监狱的情况，有时还跟警兵和看守东拉西扯。这些监狱的看门狗平时对吴坚也都格外客气，好象他是牢里的特殊人物。

他們又繼續討論开了……

二

書茵对郑羽透露一个消息：赵雄因为周森不認得李悦，对李悦的怀疑渐渐放松了。前天，剑平的伯母被傳訊，她对赵雄改口說，她是因为舍不得銅版給金鰐拿走，才假說它是李悦的。訊后，金鰐对赵雄說：『这臭老婆子！她当我要揩油她那块銅版……』

金鰐這句話等于替李悦松了結子。自然嘍，这跟李悦嫂前些日子送『礼』